

名称：我在黑福的日子

请注意！

各位弟兄姊妹，你们好！我的名字是李小伤（假名）。这篇见证集的内容是记载我在信仰历程中其中3年多时间的亲身经历。见证集里的内容、所发生的事实和神在当中的作为全部都是千真万确的；但是当中的人物名称、发生的地点及年份都是虚构的（但是发生的月份是真确的）。假如和某些兄姊的名称有相似的地方，都是（如有雷同，实属巧合）。

我这样做的原因是希望将天父在我身上的作为，能够赤露敞开地见证出来，但是又怕将见证公开后会引致不良后果，例如：弟兄姊妹对某教会、某牧者或某些肢体会不会有不好的印象；某教会、某牧者对这篇见证的事实公开否认；甚至引致更严重的争论等...其实我只是希望向众人见证神的作为，并不想对某教会或某些人作出任何批评；正所谓「针对事，并非针对人」。

正因为如此，所以我希望各位主内肢体首先在天父面前立志遵守下列几项守则，才可以看这篇见证集。如果你自问不能够这样做的话，就请你切勿看这篇见证集。

1. 如果你知道或估到见证集中的人物和教会，就请你明白本篇见证集是针对事，并非针对人，所以请你不要作胡乱猜测，也不要向其它人查询意见、更不要和其它人私底下讨论其中的内容。
2. 如果你根本不知道本篇见证小说中的人物和教会是谁，就请你不要理会见证小说中的人物和教会是谁、也不要放在心上。
3. 除了我本人及打字员陈大伟弟兄外，任何人未经得我们其中一人批准，都不可以将见证集的内容向外泄露半句。

此外，基于保密关系。即使你们问我是否见证集的主角，我都会否认。这算是我一个（预先公开的谎言），敬请原谅。

人物介绍：

李小伤 (HENRY)：本小说主角，全篇小说以他第一身角度去写，所以如果有些内容是过份主观的话，敬请见谅。

张河川牧师：李小伤任黑福干事时的主任牧师，后来以（私人理由）辞职。

刘乐茹姊妹 (HELEN)：李小伤在黑福聚会时最欣赏和喜欢的姊妹，但最终他们都没有拍拖。

何碧好姑娘：黑福的女传道人，后来在‘教会风暴’中没有离职，但李小伤认为她已得到了应得的报应。

杨家伟先生：在黑福任职男传道只有一年，在‘教会风暴’中与张河川牧师做了牺牲品（离职）。

陈允昌先生：黑福实习神学生，毕业后接替杨家伟先生任黑福男传道，是最鼓励李小伤转会黑福的教牧同工；亦因为他令李小伤经验到自己可以知道将来的事。

曾主光先生：黑福诗班指挥，引致‘教会风暴’的主要人物，后来离职。

胡志茵姊妹：李小伤在黑福聚会时的团契团友，因为某些事件而和其它黑福姊妹一样，被李小伤列入‘黑名单’；导致李小伤离开黑沙路福音会。

黑沙路福音会提多团契团友
莫国祥夫妇（祥哥，祥嫂）、MATTHEW、PEONY 夫妇等……
黑沙路福音会其它同工

马冰慧姊妹 (IRIS) (干事)、马春兴弟兄 (资深堂役)、翟龙兴弟兄 (堂役)

01. 为何我会返黑福？

我的名字是李小伤，英文名叫HENRY；我是在一九九五年八月左右返香港筲箕湾黑沙路福音会（简称黑福）聚会的。为何我会返黑福呢？

还记得在九五年四月左右，那时我还在荃湾某大集团里任职会计文员。那时每当我祈祷时，圣灵就催逼我辞职；起初我不以为意。但隔了一段时间左右，这种感动仍然存在，而且圣灵让我对基督教机构有负担。我那时才肯定这种感动不是出于我自己的意思，乃是神的意思。于是我便在六月尾左右辞职。那时我祈祷向天父说，我可以在一个月通知时间里只是寻找基督教机构工作；但是当我正式离职后，我不会只是寻找基督教机构工作（因为始终基督教机构很小请人，所以我不可能只是应征基督教机构）。如果祢真的想我在基督教机构工作的话，就希望祢在一个月通知时间里让我找到工作。结果天父真的应允了我祷告，让我在未离职前已找到黑福干事一职。

我在九五年八月一日正式在黑福事奉，那时黑福有张河川主任牧师、何碧好女传道，马春兴弟兄（兴伯）、翟龙兴弟兄（兴哥）两位堂役、女干事马冰慧姊妹（IRIS）、两位实习神学生（其中1位是后来的男传道陈允昌先生）和我共8位同工。那时因为我的教会生活不稳定，经常转教会聚会，感觉很疲倦。刚巧那时我在黑福出任干事，我于是便顺理成章地在黑福聚会。我那时有两个愿望，第一是希望可以在这间教会稳定聚会、跟着转教会会籍、和教会里的姊妹拍拖、跟着在黑福礼堂里结婚（黑福是正式可以举行婚礼的基督教教堂）；第二是希望在黑福做完干事后，可以入读神学院的神学学士课程。但是我做梦也想不到这两个愿望都不可以达到。

02. 初到贵境

在张牧师介绍下，我参加了提多团契聚会。这个团契是星期六晚上聚会的；团契出席人数大概三十多人；而当中令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可算是刘乐茹姊妹（HELEN）了。

我在同工介绍下认识了她。她的样貌并不十分出众，所以我对她的印象普通。但是后来在团契认识时间多了，察觉到她有很多优点。还记得数年后的某一天，我和她的丈夫ALAN倾谈时，知道他钟意HELEN对圣经真理追求认真；这一点我相当同意，当年我亦都因为她这个优点而对她有好感。另外我觉得她事奉很认真。还记得那时，每逢她负责崇拜领诗时，她都会在星期二致电教会（星期一同工休息），问星期日崇拜诗歌。可能因为我欣赏她这种对事奉的认真，所以以后每逢她负责崇拜领诗时，我在星期三已经把崇拜程序表草稿影印一份给她看。因为这样就常常被同工取笑，从此教会同工经常在我面前以H小姐称呼她了。她曾经是我在黑福里最欣赏及钟意的姊妹。不过后来从何碧好姑娘口中得知，她已经有心上人，所以我把她当作普通弟兄姊妹看待。

至于在教会同工关系方面，起初我和他们相处得十分融洽。还记得在大除夕感恩见证会中，张牧师分享其中一件感恩事项就是与同工相处得十分融洽；我十分同意他的分享。但后来才发觉，好的东西一定要珍惜；否则会很容易失去的。

03. 恶梦开始！

起初在黑福任职干事时，和其它同工相处没有问题；但是可能对另一位干事— I R I S 太有爱心关系，因而出现了问题。我曾经在同工面前表明，我不会钟意有男朋友的姊妹，而 I R I S 有位男朋友在英国读书；但是有一次张牧师在她面前无缘无故地向我提议如果某些姊妹有男朋友的话就向神祷告，我当时断然拒绝。而之后有一次张牧师在我和她都在场时，向她提议把我当作弟弟看待(应该是哥哥，因为我比她年长)。如果你是我的话，你会怎样想呢？

虽然我不能够十分肯定她对我有意思，但是我相信机会很大。我于是向神祷告，希望她绝对不会对我有意思。结果祂真的听我祷告，令我在她面前表现差啲；例如：扮鬼脸、对她粗声粗气、还有之后发生的事…。后来从她口中得知，她经常一想起我就会发恶梦，这不知算是我的成功亦或是我的失败呢？

除了她的恶梦开始外，我的恶梦亦都开始了。因为我的食量十分大；所以每逢一大班团友去食饭时，我永远是最着数的那位。我当时都看到这种情况，所以我计划迟些有机会时会作出补偿。但是他们可能觉得经常蚀底关系，所以在星期日崇拜后都不愿意和我一起吃饭。就算我主动和他们一起吃饭，他们都要求我坐过去隔邻那张枱。他们甚至叫牧师要求我不要和他们一起吃饭，但是最令我气愤的就是张牧师居然帮他们向我提出这样过份的要求。那时我真的很想问张牧师一个问题—何谓基督的爱？他们连蚀底少少都不愿意，这些叫基督的爱么？！他们这样拒绝肢体、伤了肢体的心，这些又叫基督的爱么？！牧师不教训他们，反而偏帮他们，伤透了我的心，难道这些又叫基督的爱么？！

04. 神对恶梦的响应！

我当时祈祷问天父，我可否离开那间教会，去别间教会聚会呢？但圣灵感动我，希望我继续留在黑福聚会；我起初不知道原因，到后来才知道(稍后自有分解)。我于是祈祷问天父，我现在应该怎样呢？不过每逢我问类似的问题，圣灵都会提醒我记起罗马书 12:19”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我于是当没有听过张牧师的说话，继续做以前所做的事。后来张牧师向我讲，那班团友问他有没有帮他们向我说。我那时没有理会张牧师的说话；甚至对他反感！后来直到我离开黑福之前，我都没有理会他们的说话，照旧做回自己想做的事。

原本那时我对提多团契的某位姊妹—胡志茵有意思，但是因为这件事令我对所有提多团契，甚至所有黑福姊妹都反感。所以就算我离开黑福之后，我都没有和任何黑福姊妹拍过拖。那时我心想，如果胡志茵姊妹对我有意思的话，她就算怪也只能怪那班团友了。那时我有个领悟，这个世界有些东西比钱还重要，是不可以用钱买回来，但是绝对可以因为钱而失去的。

除了那班团友外，教会办公室同工都因为我食量大，所以经常屈我请食饭，有好几次因为这些事弄致不欢而散。我当时向他们说，迟些会请他们吃饭，但他们仍然要屈我。所以就算我离开黑福之后，我都未试过甘心乐意地请他们吃饭。虽然离开黑福之后我有请过两位教会办公室同工吃饭，但是这两位同工都是我离职之后才在黑福事奉的。

05. 报复行动开始了！

在九五年年底左右，提多团契来了个新朋友。没有人介绍，是自己来到这间教会的，她说自己是基督徒；没有人知道她的中文姓名，只知道她英文名叫K A R E N。起初我对她没有特别感觉，但是后来觉得有点不妥。因为她每日总会有段时间在教会留连，好象不需要工作似的。我好奇地问她，她就说因为她打自己工，所以可以自己控制时间；我那时还不以为意。

到九六年头有一次她问我借50元，还主动拿出1张澳洲10元纸币给我，她说是给我作抵押，方便她将来记得还钱给我。我因为未见过澳洲纸币，所以不知道那张是不是真的澳洲纸币；我亦曾经怀疑过她是否利用基督徒的爱心去招摇撞骗。但是既然她只是问我借50元，而且我又见到那张纸币几得意；心想即使给她欺骗都只是50元，所以便借给她。后来虽然要我提她，但她总算有还钱给我，所以我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后来提多团契团长P E O N Y致电给我，问曾经有没有弟兄姊妹问我借钱。我便将K A R E N问我借钱的事说给她知道；那时她只是叫我以后如果有弟兄姊妹问我借钱都不要借给他，跟着没有说其它。起初我不知道发生了甚么事。后来才知道原来K A R E N问过很多弟兄姊妹借钱，后来有借无还（除了我之外）。而且有一次他们搅了个大食会（没有邀请我），K A R E N负责收钱；但是收完之后这些钱便不知所终。

结果由P E O N Y策划，某天晚天趁K A R E N在教会便约了一大班弟兄姊妹（包括张牧师和我）回到教会，和她面对面讲清楚。但是K A R E N说话东拉西扯，根本避开讨论还钱问题。后来大家协议由张牧师、K A R E N和某位姊妹3个人在办公室谈这件事，其它弟兄姊妹就全部在礼堂等候。虽然大部份弟兄姊妹都支持报警；但他们讨论完后，张牧师决定不报警，那天晚上就暂时到此为止。

06. 我对她的感觉

后来我知道K A R E N、张牧师、P E O N Y等曾经私下在教会再讨论这件事，但是到最后K A R E N应该没有还钱。其实这件事对我反省很大。首先、提多团契弟兄姊妹因为蚀底的问题拒绝我，但是到头来他们损失更多。可能别人觉得我主观，但是我深深的感受到天父藉K A R E N帮我报了这次仇；祂真的有听我祷告、替我伸冤。

其次、虽然K A R E N这样对弟兄姊妹是错，但是奇怪在她对我特别好；起码她只是还钱给我，没有还钱给其它人。而且张牧师刻意的对我说，K A R E N见到其它人这样待我，都替我抱不平。我虽然不知道张牧师向我讲这件事的用意（因为这时我已经觉得他是个攻于心计的人）。但是我心里觉得讽刺的是我曾经向天父说过，如果那位姊妹肯站出来替我抱不平的话，我下一个追求的姊妹一定会是她；但是竟然会是K A R E N。

其实，神藉K A R E N帮我报了仇，而且她对我这么好，我就没有像其它弟兄姊妹般这么憎恨她（不过亦都不会爱上她）。不过既然这件事已经不需要我处理，我亦都不把这件事挂在心上；从此我将K A R E N当作普通人看待。

神虽然藉这件事帮我报了仇，但是原来神因为我所受的伤害，而在黑福所施行的公义才是刚刚开始呢！

07. 同工关系恶化

其实自从九六年起，我和其它同工的关系开始转坏。除了因为请食饭的问题外，同工对我的工作要求越来越高；但是我依然不变，仍然做回我自己，因此令他们开始不满。记得有一日，我是应该放假的；但是当我回到教会时，何姑娘吩咐我做某些事情，那刻令我很不满而大发脾气。到之后的星期二，同工开会讨论这件事时，张牧师第一句响应就是：「家阵唔驶你做啊?!」他们认为我在教会工作，如果我是在教会；应该叫我做我就做，不论我是返工时间或是休息时间。我那时觉得很受伤害，因为我是以事奉心态在这间教会做干事的，但是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只是在工作。那么我为何需要因为九五年教会年刊而平日晚上留在教会工作，亦不需要为了方便弟兄姊妹缘故而做些根本不属于我工作范围的工作。他们还觉得我工作量少，于是加多些工作给我。

当天放工后我立刻在神面前祷告，我那时觉得自己是在困境里，我祈求神帮助我脱离这个困境。那次我真的十分欣赏天父的作为；祂令我在洗澡时不小心跌倒，撞伤了尾龙骨。第二天在某间公立医院求诊时，天父竟然令医生帮我写了4天病假纸；我第一件事当然就是回黑福申请请假4天啦（星期三至六）!

可能除了这件事外，因为之前我为了预备九年年刊，需要常常晚上留在教会关系，所以天父给我4天假期休息。不过无论如何，我很感谢神给我4天假期；让我忙了一段时间后，有机会好好休息。同时亦可让其它同工好好吸取教训；从此以后我每逢在教会时，他们都不会随便叫我做事了。还记得星期五，我致电教会，何姑娘说 I R I S 做得很辛苦时，我第一句响应就是：「家阵唔驶佢做啊?!」何姑娘实时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才继续说。原本我是在星期日覆诊的，但是星期六我告知张牧师时，他用好温柔的语气要求我主日返工，星期一才覆诊。我心想：为何你这次说话语气和星期二比较有这么大差别呢？

08. 肢体关系转变

那件事之后，我和同工关系都没有特别大的改善。张牧师仍然在不同场合、不同环境下用很截然不同的语气和我说话。到后来更因为某些原因，天父把我和同工的关系推向新低点（至于甚么原因容后再说）。

另一方面，可能因为 K A R E N 那件事影响、亦都可能因为他们（良心发现），团契弟兄姊妹对我的态度有很明显的改善。例如：他们有聚会都会主动找我、行动上不会太抗拒和我一起吃饭（心里是否喜欢就不得而知）等…。不过从那时起，每当我祷告时，圣灵经常提醒我不要和黑福的姊妹拍拖（请注意：是黑福、不是提多团契）。原因其实很简单——一班不接纳我做肢体的姊妹，我亦都无必要接纳她们为我的恋爱对象。

不过这样就出现了问题，因为我工作以外经常接触的就是这班姊妹；这样很容易对她们其中一个产生感情，但是天父就要求我因为原则问题而不把她们纳入我的择偶范围之内。这样我的感性与理性之间就出现了很大的冲突。从那时起直到我离开黑福为止，经常会出现的情况就是——我对某位姊妹有意思，但是当弟兄姊妹将我和她作为取笑对象时，我就会（缩沙）。弟兄姊妹可能发现这情况经常出现，但是又找不出原因（就算估到都不敢妄作判断）。现在回想起，胡志茵、梁美琴等…。都曾经出现这个情况。最后导致我因此而（一走以谢天下）。所以不禁要叹一句「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09. 新官上任！

到了九六年五月初，有一位男传道到任，他的名字叫杨家伟。可能他从张牧师和何姑娘口中得知我的情况关系，所以他一到任就以比较严厉的态度对我；似乎他想以（硬功）迫我就范。但是我的反应已经令他知道他的方法是绝对错误的。因为我以更不客气的语气响应他，令他迫于无奈唯有用比较温柔的语气和态度和我相处。虽然如此，他在我心目中的印象已经打了折扣。

其实自从上次放4日假事件后，我已经以（工作）的态度来面对干事的（事奉）；所以明显是差了，这点我都有发觉。但是奇怪的是，每逢HELLEN找我帮忙时，我的态度又完全不同；不单止教会同工，就连我自己都发觉到。所以他们经常用（H小姐）来和我开玩笑；张牧师更说应该请H小姐任干事，这样我的工作态度会完全不同。

后来我思想这件事时，发觉那时我并不钟意她，而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生命影响生命的缘故。我一直都很欣赏她对事奉的认真；可能是这样，每当我帮她忙时，都特别认真。但是这种事奉认真的态度就无法从教会同工中看到（或者只是我看不到），所看到的只是负面的事。兼且因为上次那件事，令我失去了（工作）的动力。

圣灵在当时令我想出了一个比喻，我就很像一道门，教会同工是开门的人。但是他们永远都不知道应该用那条门匙开这道门；杨先生意图用暴力想开这道门，反而弄坏了门锁。但是奇怪的是HELLEN并不熟识这道门，竟然每次都用了正确的门匙开这道门；令其它人觉得我偏心。其实不是我偏心，只是他们不懂得尝试认识这道门的特性。如果将这比喻应用在我和神之间的关系，就表示我应该借着读经和祷告去更了解神，令我的表现更加蒙天父的悦纳。

10. 向愿望进发

到了五月尾左右，两位实习神学生会到另一间基督教机构实习。那时当我祷告时，圣灵指示我实习神学生陈允昌先生会是将来黑福的男传道。陈先生将于明年（九七年）毕业，而现时的男传道杨家伟先生又刚刚到任。所以我认为可能是陈先生明年毕业后，会去另一个基督教机构事奉数年，跟着才会在黑福事奉。但后来我发觉事件竟然出乎我意料之外！

那时我亦向着两个愿望进发。首先我向张牧师提出转会申请，但是张牧师反而提议我返回受洗的教会聚会（那间教会我已离开了3年）；他还讲明即使我申请，他都不会批准我转会。那时我很奇怪张牧师为何这样做。不过后来和弟兄姊妹倾谈时，才醒悟到可能由于张牧师希望弟兄姊妹在圣经真理上完全顺服他的教导；但我就常常和张牧师讨论很多信仰及神学问题，兼且有时他反而驳不倒我的论据，所以我不想我转会。

另外我原本打算在黑福当几年干事后才入读神学院。但是那时当我祷告时，圣灵催迫我今年（九六年）要入读全日制课程。而张牧师因为曾经在香港福音派神学院任教，所以报读这间神学院时就顺理成章找他当推荐人（我受洗的教会不愿意推荐我）。而且据张牧师所说，虽然没有受洗教会推荐信，但他的推荐信亦都接受。问题是张牧师后来决定不写推荐信。

后来我报读香港灵盘圣经学院，张牧师说这间神学院在香港比较新及细，一般大教会都不会承认它的学位，那时我便祷告神。感谢神！祂让我思想到最重要的不是去那间神学院就读，而是自己是否有服侍及牧养群羊的心志。即使一般大教会不会承认它的学位，也可以去其它细教会或基督教机构事奉。这个领受十分激励我心，而当我清楚神的感动后，我便决定继续申请，而那间圣经学院亦在七月中通知我接纳我的报读申请。而在那段时间，一场教会战争亦随即展开。

11. 战争开始了！

九六年年初时天父就借着KAREN向提多团契的弟兄姊妹彰显了祂的公义；到(年尾)时祂又向张牧师等教牧同工彰显了祂的公义。还记得在九五年年底时，张牧师帮助提多团契弟兄姊妹伤害了我的心灵。到九六年(年中)时，神借着某个人把提多团契弟兄姊妹和张牧师、甚至其它教牧同工的关系推向新低点，这个人就是昔日黑沙路福音会的诗班指挥—曾主光先生。

在九六年六月卅日，那日是圣乐主日。当日崇拜讲员是诗班指挥曾主光先生；他的讲道内容虽然和圣乐无关，但是我觉得他讲得很好。到七月六日，那日提多团契周会内容是曾主光先生信息分享，但令我十分奇怪的是当晚3位教牧同工都有出席团契周会。因为据我所知，3位教牧同工应该个别去不同团契周会；这次却罕有地3位教牧同工一同出席团契周会。那时我还不知道发生了甚么事。

到第二天主日，同工们在教会办公室倾谈时，我谈及到我觉得曾先生的讲道信息十分好。张牧师跟着问我：「你不觉得他讲得很(哗众取宠)咩？」；当时我很奇怪为何他会问这个问题。到崇拜他讲道时，我觉得他的讲道信息明显是针对曾先生的两篇讲道信息。到下午弟兄姊妹一起吃午餐及后来去某位肢体家里倾谈时，才发觉原来大家都有同感。后来我提及张牧师曾经问过我那个问题时，大家都觉得张牧师很过份。PEONY还提及到原来以前每次曾先生讲道时，都会出现这种情况。最后有弟兄提议叫教会某位执事和张牧师倾谈这件事，大家都同意。

后来的日子真不好过，教牧同工知道我把办公室的倾谈内容向外宣扬，就在言谈间攻击我。而张牧师就对(哗众取宠)这句说话反应就是「我无咁讲过！(这句是他的口头禅！不过他每次讲这句说话都是说谎话，他就是这样不肯认错及负责任的人)」，但是我很肯定的说他有讲过，他又诸多辩驳。

12. 讲道内容1：

九六年六月卅日曾主光先生讲道内容摘要：

圣经能将每个人的心思意念如镜子般照出来。如果我们以谦卑的心态读圣经，求主藉圣经帮助我们，照出我们的本相；我们便能够从圣经里得到无限的帮助、更认识我自己。

每个信主的人都会有信心，但他们的信心的怎样呢？在约翰福音6章1-14节里，耶稣借着问腓力问题来试验他的信心，其实主自己知道怎样行。虽然腓力之前见过主行各样事迹，但是他的答案显出他没有信心。圣经在这里照出其实我们遭遇问题时，很多时候我们不懂得倚靠主、只倚靠自己的聪明、物质财富；我们是一班没有信靠耶稣的心的信徒。我们虽然信主，但是在日常生活里，我们的信心是否一个真的信心。

在66-71节里，耶稣说犹大是魔鬼，因为他出卖主。犹大的信心的有杂质的，他希望耶稣是要得国，然后他在主的国里便得高位。犹大跟从主的目的是要从他得到肉身上的好处，我们今天是否希望从主身上得好处？另一方面，彼得那时身处属灵的高峯；但是正因如此他骄傲、不肯儆醒、不肯谦卑；到主被审判时他就不认主，他也不认识自己。他的信心都是有问题，有一种骄傲妨碍他去信靠主。如果我们今天自以为身处属灵高峯，我们需要检讨自己有无骄傲，以致我们不去谦卑信靠主。我们的信心是否有杂质。

在马太福音7章17-27节里，主讲出真实信心的基础是遵得天父旨意。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应该建基于信心和遵行天父话语和旨意里。很多信徒信主后都依自己的喜好生活，不依神的旨意生活；但是我们又希望结出果子来，这是否好象在荆棘里摘葡萄，蒺藜里摘无花果呢？是否很无知呢？我们的工作建基在盘石上或是沙土上呢？我们是否遵行神的旨意呢？

13. 讲道内容 2：

九六年七月七日张河川牧师讲道内容摘要：

今天我们事奉神的时候，应该以单纯及简单的心去事奉。今天我们将事奉的心态复杂化，以致我们事奉的时候有很多障碍，不敢迈进。尤其在传福音方面，我们应该以单纯的心去做传福音的工作。

在马太福音 5—7 章里，耶稣在山上教导人真理（即是理论的装备）；到第 8 章就讲到耶稣下了山。假设 5—7 章等同于现在我们信主后所受到耶稣理论上的装备。到第 8 章，耶稣就强调一件事——耶稣下了山。耶稣在这里说明基督教的信仰是进入人群当中，得着人生命的信仰。耶稣见到山下有很多人等着他们，他不可以继续和门徒留在山上。今天我们见到山下有很多人需要我们，但是很多基督徒仍然留在山上。他们在山上可以整理自己的生命、远避世人的烦扰；他们没有进入人群当中。

今天无论你生命如何，你都要去传福音；因为有很多上等等着我们。我们以属灵生命不好为借口而不去传福音。现在每天有十万灵魂走向灭亡，但是他们见到很多基督徒在山上去整理生命。整理生命应该与传福音一起做。那些说整理生命的人，十、廿年后整理的都是自己的生命；没有整理其它人的生命。今天如果有人对你说应该整理生命，然后去事奉；我们要尊敬他，但是要远离他，你应该和那些同时传福音和整理生命的人同往、学习。

注：每次我听到这里，圣灵已经催逼我要关机。之后所讲的内容，主要是针对曾先生在提多团契所讲的内容，不过由于那晚没有录音，所以无从对证；所以只好以这两篇讲道来作比较。

14. 我对内容的响应

基于两方面（教牧同工和提多团契肢体）各执一词，我都不知道应该相信那边。所以我唯一判断的方法就是祷告，求圣灵指引。我把两篇讲道录音带都复制入一盒录音带里。然后在家里祈求圣灵开我眼睛，让我知道那篇讲道蒙神喜悦，让我能够明辨是非。跟着才开始听之前所记述的两篇讲道。

当我听完这两篇讲道录音带后，我想响应张牧师的作法。首先作为一个教会牧者，留意其它讲员在崇拜的讲道内容是应该的；但是都应该尊重那个讲员。今个主日这个讲员讲一篇内容，下一个主日你就立刻指出他的讲道是错误的；这样做是十分不尊重那个讲员。除非讲员所讲的内容很明显违反了圣经真理；否则你有权不赞成他的看法，但是就不应该公开指出别人的讲道内容是错误的；而且崇拜讲道不应该这样被利用的（当然读者都有权不赞成我的看法）。其次就是每个人对圣经的看法都可能会侧重某方面，看轻另一方面；但是就不代表是完全错误的。我赞成张牧师可以和曾先生私下讨论，但是就不应该在崇拜讲道里说明别人所讲的是错误的。这样做只会令我感觉张牧师眼里有梁木，但是就（公开）批评别人眼里有刺。

其实我觉得曾先生的讲道内容根本没有大问题；他只不过是着重讲行事为人要信靠神，凡事要遵他的旨意行。根本没有违反圣经原则，更不是「哗众取宠」。至于张牧师的讲道内容，其实是可以和曾先生所讲的互相配合。不过很可惜他故意贬低别人，抬高自己。尤其是那句「今天如果有人……我们要尊敬他，但是要远离他……」。所以我听到这里，便立刻想关机。

总括而言，我听到曾先生的讲道带，觉得很有得着。相反我听到张牧师的讲道带时，圣灵令我有很不平安的感觉；根本没有得着。再加上祷告时圣灵的催逼，所以这次我觉得我不应该相信张牧师了。

15. 七月发生的事

真是世事轮流转，当年提多团契肢体找张牧师帮忙来伤害我；现在他们和我同一阵线和张牧师对抗。如果我是张牧师的话，我不禁叹一句一报应。办公室同工似乎见到我不会帮张牧师，所以视我如（金手指）；继续在言谈间攻击我。就在那时，灵盘圣经学院通知我，我可以在九月入读该学院的学士课程。我那时向神感恩，因为祂令我可以脱离苦海。但后来我才发现，祂的计谋和布局简直巧妙得令人难以致信。

我当然是实时向教会请辞。张牧师说怕我读完出来没有教会承认，但是那时香港福音派神学院日间学士课程已经截止接受报名，所以他提议推荐我去读一个兼读学士课程。我读那个课程的好处就是可以继续在黑福当干事。我心想—你当时不肯推荐我是怕我会辞职；但是现在见我请辞，就希望我读这个课程，令我可以继续在黑福事奉，至于（怕我读完出来没有教会承认）只不过是借口。我当时祈祷求问神我应该怎样做，祂的答案就是仍然要我入读灵盘圣经学院。

到七月尾左右，有一次张牧师在主日崇拜讲道前，主动提及上次他的讲道。他当着会众面前表明他已经和教会刚刚续约两年，他仍然会在这间教会当牧者。他希望弟兄姊妹顺服他，不要和他持反对的意见。很明显他认为自己不是神的好管家，只认为自己是教会的领袖。提多团契弟兄姊妹听到当然是很反感，但是那时张牧师都不知道情况越来越恶劣，还自鸣得意。

16. 到了八月

在这一年里，教牧同工们对我的工作表现诸多不满。后来我透露我打算辞职，他们又对我客客气气；真是……唉！算啦！我和张牧师协议好，我的工作任期到八月底。但是因为我有两星期大假，加上之前我有大概6日补假未放；所以基本上我可以做到八月八日就可以离职。但是在七月底，问题就出现了。

在七月底某次教会祈祷会里，我向弟兄姊妹透露我会在八月八日左右离职。他们立刻有很大的疑问，为何我的工作任期到八月底，但是可以在八月八日离职；教牧同工们见到这个情况就（缩沙）。张牧师说同工事务委员会可能因为我的情况而立例，到时他怕办公室同工（不如说他自己）不可以在离职时顺便放年假和补假。他还说办公室有个规矩，如果有补假就要尽快放，只不过他不记得通知我（整整1年你都不记得通知我！）。他要求我不要在八月八日离职。我说我们讲好了，他就说「我无咁讲过（至讨厌他说这句话，做牧师做到好似他这样不负责任，不如辞职）」；好！这次我就暂时忍佢。

因为马姑娘已经在七月中离职，所以我和教牧同工协议好。我会在八月里，大概放星期一至四，星期五至日返工。但是到星期日，张牧师就用很温柔的语气问我（他只会有求于我时才会这样）有没有考虑过放假时返教会帮手，我就很决绝的答无。可能因为这样，教牧同工就得寸进尺。他们要胁我，要我在离职前把手头上的工作做好，还要将所有工作全部交代好；否则他们会通知灵盘圣经学院院长，通知他要我做好这些事情才批准我入读；杨先生还说：「你都有咁耐风流有咁耐折堕啰！」。岂有此理，我已经退让一步，你们还得寸进尺。我祈祷问天父我现在应该怎样，祂又以罗马书12:19勉励我。我心想—好！我就忍多你们一次，看看天父容许你们风流几耐！

17. 真是奇妙！

在八月尾九月初左右，圣灵忽然令我省悟到；其实我可以迟些才入读神学院。在这段时间里，我祈求神帮我在工作、感情、生活各方面去经历神。这样将来我当牧者的时候，我不会只讲圣经真理的理论，还会将自己活生生的见证讲出来。情形就类似天父不单将真理教导人，还差遣耶稣降世。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要他经历民间疾苦，胜过试探；藉此讲明甚么是真理和证明人是可以胜过试探的。我亦都可以将来把我的生活见证讲出来，证明圣经话语是真确的、可信的和可行的。不过因为天父要我今年（九六年）入读，所以我觉得不应该再想这些。

当我九月初入读该神学院时，我才发觉那间神学院是灵恩派的。内里的师生，除了我和两位讲师之外，差不多全部都是灵恩派教会信徒，他们在祈祷时讲方言。我这时有很大困扰，我祈祷问天父我应该怎样做；祂的答案就是要我退学。我那时才茅塞顿开，其实这个根本就是天父精心安排的布局。

在我报读该神学院时，我只认识当中是两位讲师，他们都不是灵恩派的，所以我不以为意。我是不喜欢灵恩派的，但是在过程当中天父一直都没有让我知道那间神学院是灵恩派的。到后来张牧师愿意推荐我入读香港福音派神学院时，天父都要我选择灵盘圣经学院。加上后来圣灵令我省悟到上述所讲的道理。其实天父根本稳瞒我，祂要我（表面上）入读神学院的目的就是要借着我对付黑福的教牧同工。

在我起初做教会干事时，我已向张牧师透露我打算入读神学院。而经过无数的事件后（篇幅不够所以不能尽录），天父因为要对付教牧同工；所以就感动我入读神学院。目的其一就是要我脱离苦海，其二就是令教牧同工相信我会离职，这样他们对付我亦会无所顾忌。天父令教牧同工跌落这个陷阱里，目的就是借着我对付曾先生，提多团契弟兄姊妹和我来一个大反击。

18. 大反击！

教牧同工知道我退学后，第一件事是约我某天下午吃午餐；目的其实大家都心中有数。因为之前圣灵已经感动我，叫我绝对不要回教会做干事。所以那天我祈祷希望得到进一步证实，而圣灵的感动亦都是一样。结果那天他们婉转地问我，有没有考虑过回教会当干事；我的答案当然是断然地拒绝。

教会那时聘请不到干事，教会同工又短缺，于是便提升了兴哥（翟龙兴）当干事。但是兴哥是不懂得计算机的，于是关于会计的工作就由教会司库部负责，至于中文文书工作就由教牧同工负责。但是问题就出现了，因为九六年十一月是教会20周年堂庆，需要编制纪念刊物；另一方面司库部根本就无法妥善处理教会财务事宜，所以教会极需要一个懂得会计、打字又打得快的肢体做干事。这两方面我都胜任；而那时我又未找寻到工作，于是我便成为教会最适合当干事的理想人选。

其实当我退学后，我都大概估到天父不会让我这么快找寻到工作；但是我又不知道天父要我甚么时候才找寻到工作。那时我有个奇想——与其这样，不如我问清楚天父，我甚么时候才找寻到工作。然后我在这时候才开始找寻工作，这样就不需要浪费时间、精神、体力和金钱去找寻工作啦！那时我的家人、教会同工及大部份弟兄姊妹都赞成我回教会当干事，但是我都拒绝。另一方面，我祈祷的时候，圣灵感动我不要说出拒绝当干事的原因，亦都不准我在弟兄姊妹面前说教牧同工的坏话。我那时很奇怪地问天父，这么大的机会让我反击，为何不准许我说教牧同工的坏话，那时天父没有回答。

那时基于教会极需要聘请同工，而我又未找寻到工作；但是我又断然地拒绝当教会干事，亦都拒绝透露原因。于是不知情者便很好奇地想知道原因，知请者就在我面前避开谈论这个问题。我那时觉得，游戏越来越好玩了。

19. 越来越好玩

教牧同工似乎很想我回教会当干事。他们好象编排角色般，杨先生和何姑娘负责做奸角，好象唱双簧般用激将法来激我。而张牧师就做忠角，用好温柔的语气问我是否考虑当教会干事一职。不过这个方法注定失败，首先他们做得太明显，实行软硬兼施；其次就是张牧师做得很假（我之前认识的张牧师亦是很假），根本说服不到我，反而令我反感。

到十月，司库部部长莫国祥（祥哥）联络我，要求我十一月开始帮助处理教会财务事宜，我一口答应。但是不知为何他后来才说是当兼职，每个月津贴三千元正。我起初以为是义务的，不过无所谓啦！后来那对（奸角）刻意在我面前说我是因为有津贴才当兼职，如果无津贴就一定不会做。那时我很愤怒，因为我起初答应祥哥，只是见到教会的财务事宜一直都处理不好；奉献记录还经常出现问题，所以才愿义务帮忙；那时根本就没有讨论津贴问题。我本来想立刻向祥哥请辞，不过又怕没有人能够帮祥哥；加上祥嫂那时正在怀孕，祥哥需要照顾她。我于是对自己说：如果不是因为祥嫂，我一定辞职。

到十一月尾左右，布道部部长冯丽芳联络我；她打算出一本教会月刊，她要求我帮忙做中文打字工作。我知道这次一定是义务的，所以就安心地一口答应。那时我才想起—如果有个待业弟兄，他所返的教会正在聘请干事。那个弟兄曾经在那间教会当干事一职，但是他就坚决不肯再当干事一职，又不肯说出原因。奇怪在于他又愿意在那间教会做兼职，兼且他又愿义务帮其它肢体打中文字。我想问问各位，如果你是那间教会会友，又知道这情况，你会怎样想？可想而知那时教牧同工要承受的压力多大；加上他们又要兼顾中文文书处理工作，工作量十分多。那时我真的很想对他们说：「你都有咁耐风流有咁耐折堕啰！」不过由于天父叫我不要乱说话，所以才没有说。

20. 要胁成功

其实在九月至十一月期间，天父一方面令我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又令到黑福聘请不到干事、加上我帮司库及布道部工作。令到我不肯重返黑福当干事的原因，成为弟兄姊妹热切希望知道的问题。这时我才明白天父不要我乱说话的原因，一方面是尊重教牧同工，做个好榜样。另一方面如果我乱说话，这样可能造成我和教牧同工之间互相攻击；弟兄姊妹不知道谁是谁非。但是如果我一直保持沉默，而天父如今这样把事件闹大的话；这样弟兄姊妹可能会把焦点放在教牧同工身上，这样对教牧同工所受的压力和伤害就更大。所以在这件事上，我更加经历到神的周详计划及奇妙的作为。

话说回来，虽然天父要对付教牧同工，但是我始终都要找到工作。而我父母又不是基督徒，根本就不会明白这些。他们只是希望我尽快找到工作，所以一直都鼓励我重返黑福当干事，但是我一直拒绝。到十一月中左右，张牧师放大假去了德国，十二月初才回到香港。我父亲要我到时如果还找不到工作的话，就要回黑福当干事，因为已经很久找不到工作。我当时无奈答应，我便向神祷告。我说我已经不可以再等，如果在十二月初之前我还找不到工作的话；这样天父，对不起，我要破坏祢的计划，回黑福当干事。我觉得虽然这样祷告有要胁成份，但是我是逼不得已。如果我真的要胁成功，祷告之后2、3日左右，天父帮助我找到工作，十二月一日返工，月薪九千。

那时我真的给天父激到半死，不到最后关头都不会帮助我找到工作。那时我又向天父祷告，因为祂令我3个月找不到工作，令到我损失了赚取金钱的机会。但是原来天父早有安排，我由九六年十一月开始帮司库部工作，到九七年七月止。期间我所赚取的金钱，原来差不多等于我3个月月薪；而且因为是兼职，所以没有报上去税局。那时我才经历到天父真的不会亏待那些服侍祂、爱祂、听从祂旨意而行的儿女。

21. 他们辞职了

经过这件事之后，其实大家都对我不肯返黑福当干事的原因有怀疑。加上在十月左右，提多团契团友MATTHEW及PEONY夫妇分别表态不再担任圣乐部及慈惠部部长职务，令到这件事越来越严重。张牧师可能有见及此，所以在崇拜讲道内容里已经不见昔日的嚣张，而且字里行间带点歉意；不过我觉得那时才后悔已经太迟了。到十二月初，我知道一个比较意外的消息，就是张牧师和杨先生辞职了。

其实在十月，那时我正在寻找工作；天父已经在祷告里叫我知道，祂是要张牧师离开黑福。我那时觉得事件不会弄致这般严重，所以才不加理会。现在张牧师和杨先生一齐辞职，这样教会只剩下何姑娘一个教牧同工。虽然我很想知道他们辞职的原因；不过当我祷告求问神时，天父要我不要理会他们辞职，即是说一当甚么事都没有发生过。我便唯有不去问他们，真的当甚么事都没有发生过。

那时我觉得，如果他们的辞职是因为我不肯当干事的话；这样应该三位教牧同工都一齐辞职，因为何姑娘都应该负责任。可能何姑娘在黑福事奉时间比较长，所以教牧同工选择她来(看守大本营)，不过这些事我已经不再理会了。自从教会公开他们辞职后，不知为何，张牧师和杨先生的崇拜和团契的讲道内容重新出现(闹人)的情况。可能他们就快离职，所以说话也无所顾忌(真是死性不改)。但是剧情就是这样峰回路转，在十二月尾的教会会友大会里，有肢体动议不接纳两位同工离职，反而设法去挽留他们。虽然很多提多团契的弟兄姊妹都反对，但是这个动议最终获得通过。那时我感觉到，游戏还未玩完。

22. 游戏还未玩完

其实自从七月张牧师崇拜讲道后，很多提多团契弟兄姊妹已经对张牧师很不满(曾先生是诗班指挥，而诗班大部份弟兄姊妹都是提多团契)。加上后来张牧师在崇拜讲道之前那段(自居为首)的说话，使到他在提多团契已经不受欢迎。除了我不肯重返黑福当干事，及MATTHEW和PEONY辞任部长外。在十一月份某个提多团契周会里，张牧师负责信息分享。本来周会平均出席人数接近40人的提多团契，那次出席人数竟然不足20人；大部份人是因为张牧师而不出席的(包括我在内)。而在十二月尾会友大会里；很多提多团契的弟兄姊妹都反对挽留张牧师和杨先生。这些都足以证明张牧师在提多团契已经成为不受欢迎人物(虽然他是团契导师)。我觉得做牧师及团契导师做到好似张牧师那样，其实真的很失败。

自从十二月尾会友大会后。踏入九七年，有一班弟兄姊妹(以下简称‘挽留派’)发起签名运动，支持挽留张牧师和杨先生。另外在一月某次崇拜里，有一个姊妹在家事报告时上台。报告从那天起，连续几个主日午堂崇拜后，会有祈祷会，寻求至高神的旨意；当然她还呼吁弟兄姊妹签名挽留张杨二人。当她报告完后，张牧师在台上公开呼吁弟兄姊妹不要挽留他。

我听完那个姊妹报告后，觉得很好笑。挽留派这边箱寻求至高神的旨意，那边箱就发起签名运动。为何未有祈祷会之前已经有签名运动呢？他们凭甚么认为神的旨意就等同于挽留张杨二人？究竟他们是否将自己的想法主观地认为是至高神的旨意呢？我知道神的旨意就是要对付教牧同工，赶张杨二人出教会，他们知道神的旨意就是要挽留张杨二人，究竟我们是否寻求同一位至高神呢？为何大家会出现如此大的分别呢？据我所知，除了大部份提多团契肢体外，很多肢体都有签名。于是我祈祷问天父，张杨二人是否真的会离开教会呢？天父的答案是肯定的，我于是静心观看天父的作为。

23. 我的表态很重要

原本张牧师和杨先生分别在五月份及二月份离职的；但是后来他们答应延迟离开，给他们时间详细考虑；张牧师和杨先生可能分别在八月份及五月份离职。我便祈祷问天父，我应该怎样做。祂的答案是不要理会他们二人，也不要签名，容让他们二人离开黑福。我便好奇地问天父，如果这情况继续发展下去，他们二人可以以(徇众要求)为借口继续在黑福事奉，那时天父怎样按祂的旨意赶他们离开黑福呢？那时天父没有回答。

另一方面，他们二人这时作出这样的决定，很容易导致教会内部斗争分裂加剧；这种后果我相信攻于心计的张牧师及杨先生一定估计到。所以我觉得他们二人根本是(玩政治)；利用群众的支持，使他们二人不单止可以继续在黑福事奉，而且可以藉此巩固权力，铲除异己。我便向天父祈求，希望他们二人仍然会离开教会，兼且要使他们后悔他们所作出的决定。

后来有一天我在教会办公室，张牧师忽然问我何时转教会会籍。那一刻我觉得十分奇怪，因为张牧师向来反对我转教会会籍，为何这次他会这样问。我正在猜想时，他跟着说：「如果将来我离开教会，到时你怎样转会籍？」。我那时才恍然大悟，跟着响应一句：「好似教会现在正在挽留你！」。其实他根本不是紧张我转会问题，他是想藉这件事来借题发挥，测试我对他们二人辞职的反应。因为由他们二人公开辞职到现在，我一直没有在这件事上公开表态，也没有签名。所以他们希望知道我的响应。张牧师听到这个答案后，面露出很失望的表情；原来我根本不理会他们离职与否，也不会挽留他们。

那时我才想起，作为前任教会干事，和他们二人相处了一段日子；加上先前我坚决拒绝重返黑福当干事。因此我是否支持挽留他们，对他们来说很重要；所以教牧同工和弟兄姊妹这么留意我的表态，张牧师更借题发挥问我呢！

24. 他们始终要走

经过这件事之后，每逢我在教会办公室，便经常听到办公室同工批评我目中无人。有一次我终于忍不住问他们：「你们真的觉得我目中无人么？」；他们沉默不言，以后再没有这样形容我了。提多团契在九七年开始分为提多及以诺两个团契，而教牧同工并没有做这两个团契的导师。而在三月底的提多团契周会里，周会内容是分组查经。那次见到张牧师出席周会，还刻意与我同一组查经。跟着还利用他(借题发挥)的本领讲了一段与查经内容无关的说话，似乎他想向我暗示他有歉意。不过那时我根本没有理会他的说话，当没有听过一样。

到第二天主日，在会友大会里，知道他们二人最后决定要走。即是说之前那日的团契周会，张牧师可能是(最后一击)，不过最终都失败。那时我觉得，我获得彻底的胜利、我相信教牧同工做梦也想不到会败给一个平信徒手上。其实不是我的胜利，乃是天父借着施行祂的公义，使他们二人离开教会。这次事件亦使我深刻地经历到天父的公义和祂的足智多谋。首先祂使教牧同工跌落陷阱里，从而知道他们的为人。到后来我退学后，天父使我长时间找不到工作、但是就坚决拒绝重回教会当干事、又不肯说原因。一方面建立了尊重教牧同工的好形象，另一方面使到弟兄姊妹把怀疑焦点放在教牧同工身上。

后来张、杨二人不肯接受教会执事会挽留，提出辞职。但是到挽留派发起签名运动后，他们又说延迟离开，待他们详细考虑。于是天父要我完全不要理会他们，也不要签名。到最后祂激动张牧师来测试我，那时我才表态不理睬他们离职与否，也不挽留他们，没有了我的支持，他们二人怎可以留下呢？

25. 事后分析

到四月，教会筹备在七月举行一个聚餐，欢送张牧师。而聚餐入场券是需要购买的，我当然是没有买啦！而教会同工这次就派了兴哥（翟龙兴）来问我是否去聚餐，我说不去。他又问我如果他请我呢？我就说会考虑。其实我根本不打算去，只不过是刻意让他们知道我根本不会欢送张牧师。那时我心想，如果之前张牧师坚决地离开的话，我就会去聚餐欢送张牧师。

发生了这些事之后，我好奇地问天父一个问题，为何祂要这么决绝地对付教牧同工呢？后来经过不断读圣经及祈祷后，天父让我大概知道这些原因：

1. 起初张牧师和何姑娘根本不应该容许提多团契弟兄姊妹伤害我。试问一顿午餐可以使他们损失多少呢？他们就是吝啬这少少的金钱。而教牧同工不但没有责备他们，还与他们走同一阵线，兼且帮他们来伤害我。这些是神的仆人应该做的么？
2. 他们太过自居为首。他们以为自己是教会的牧者，就要求弟兄姊妹在圣经真理教导上完全顺服他们；曾先生的事件已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们似乎忘记了他们是神的仆人，是神教会的管家。天父又怎会让这些人管理祂的教会呢？
3. 天父用我入读神学院这件事来试验出他们的为人，结果他们全部跌落陷阱里。原来他们是披着羊皮的狼，即使是办公室同工，他们都是这样对待，何况是教会的弟兄姊妹呢！

所以想深一层，天父这样待他们也是无可厚非。那时天父常常令我想起一节经文：「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马太福音 13 章 12 节。我将来也可能是教会牧者，这件事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鉴戒。

26. 爱情路上

之前我已经说过，基于原则问题，天父不希望我和黑福的姊妹拍拖。但是我那时是在黑福工作的，所见到的姊妹全部都是黑福的；所以那时我根本没有机会拍拖。而那时我因为准备入读神学院，很多事都未能够确定，所以弟兄姊妹似乎都不会留意我的感情事。到后来我退学后，就要找寻工作。到找到工作后，因为那时我要兼顾司库部、布道部和诗班事奉（那时我是诗班成员）；所以我以此为借口而不谈感情事，但是我留意到，弟兄姊妹其实已经留意我的感情事。到后来我因为事奉太忙而病倒了，便决定退出诗班。

到五月，教会公布聘请了陈允昌先生在七月开始任男传道，与张牧师有一个月时间共事；这时我才想起，原来一年前的感动是指今日；天父在一年前叫我知道杨先生会离职、陈允昌先生会到任；但是我怎样也估不到会这么快。另外教会已经聘请到干事—杨志忠先生，而我在司库部的事奉亦将会做到七月底。跟着我问天父一个问题—到八月份我只得一件事奉工作，到时我用甚么借口不拍拖呢？就在那时候，发生了一段小插曲。

27. 小插曲

那时以诺团契其中一对夫妇有一个不足一岁的小朋友（以下简称‘伟仔’），我十分疼爱他。在七月初时，我问他的父母可否做伟仔的干爹。他们答应了，但是其中一个条件就是要我尽快帮伟仔找干妈，我亦都答应了。但是因为我不可以和黑福的姊妹拍拖，那样怎算好呢？就在那个时候，在天父奇妙的安排下，有一个姊妹在我眼前出现，她就是 I R E N E。

我任职的公司原本是没有其它基督徒的；所以当我答应了那对夫妇的要求后，我正在思想应该怎样做。就在那时候，公司来了个暑期工，她的名字叫 I R E N E，是一个基督徒。我和她相处了一段日子后，觉得她样貌不错、外向、很容易与人相处，我和她相处有一份很舒服的感觉。她的出现恍惚是天父赐下的，令我可以不需要再为这个诺言而头痛。我第一件事当然是追求她啦！不过似乎她对我没有意思，反而对公司另一个男同事有意思。那时我虽然觉得有点酸溜溜，不过我知道爱情是不可以勉强的，所以我亦都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到九月初，伟仔过完 1 岁生日后；他的父母向我要求待我拍拖后，才可以做伟仔的干爹；理由是他们觉得我没有尽力帮伟仔找干妈。那时我觉得很不满，因为其实我是有尽力的，只不过对方不是黑福的姊妹。他们见到我没有对黑福任何姊妹展开追求攻势，就认为我没有尽力。但是他们似乎忘记了一件事，就是我和他们都并没有说过一定要找黑福的姊妹拍拖。他们当初定下这个条件可能是想帮黑福的姊妹，不过问题就是他们不知道我（或者说是天父）的原则。

这件事亦都证明了一点，就是黑福的弟兄姊妹已经十分留意我的爱情生活，看看我有没有对其中一个姊妹有意思。而在公司里最难得的一个机会我都不能够把握，天父啊！我应该怎样做呢？

28. 需要走吗？

到九月，当我祷告时，圣灵感动我要离开黑福；原因就是避免因为原则问题，而伤害某些姊妹的心灵。我于是经其它弟兄介绍下，曾经返过两间教会。但是后来发觉，我那时还是帮布道部打月刊，所以暂时不可以离开。于是我向天父祈祷，给我一年时间；一年后如果情况没有改善的话，到时我才离开。

当我决定留在黑福后，第一件要解决的事情就是处理感情与理性之间的冲突。那时据我所知，H E L E N 没有拍拖、亦都没有对象。于是我向天父说，我给自己、给 H E L E N 最后一次机会；如果失败的话，我在短时间内都不会和黑福的姊妹拍拖。结果那次 H E L E N 没有给我机会，这样我再没有给黑福任何姊妹一个机会，直到现在。最讽刺是之后某次吃午餐时，弟兄姊妹一齐要求我请 H E L E N 吃午餐，我在很不情愿的情况下答应了。那时我估计，可能是 H E L E N 后悔当初拒绝我，所以藉弟兄姊妹帮忙来作出暗示。不过我心想，已经太迟了。

到十一月，我喜欢了公司某位女同事，所以我暂时不需要处理感情与理性之间的冲突。到九八年二月，那位女同事正式拒绝我，和另一位男同事拍拖。从那时起，我的感情没有寄托，要重新面对内心的冲突。到五月，我发觉自己喜欢了以诺团契某位姊妹，这次其它弟兄姊妹都知道。但是到最后，我还是因为原则问题，而决定忘记她。这时我问天父，我真的需要走吗？

那时虽然有其它姊妹对我作出暗示，我都（不敢）理会她们。我祈祷对天父说，可能他们已经悔改呢！可否给他们机会。天父就借着某些事件的发生，令我知道他们根本没有改过，只不过是拒绝和我一起午餐。那时我心想——你们真是令我太失望了。我祈祷向天父说：「天父啊！我都是要离开黑福了！」

29. 我真的要走！

在九八年下半年里，男传道陈先生经常问我何时转会籍，他还亲自找转会申请表给我。他这么做其实是因为黑福缺乏事奉肢体，他希望我转会后能够帮助教会。我虽然很欣赏他这样积极为教会，不过那时我已经决定离开黑福；他这样做令我十分为难，但是我又不知道应该怎样向他说。

那时我忽然想起一个问题——我用甚么理由离开教会呢？我总不能对弟兄姊妹说清楚原因（虽然有部份弟兄姊妹会估到原因）。于是我向天父祷告，结果圣灵帮助我想出一个很好的理由——交通问题。我是住在旺角区，而黑福位于筲箕湾及西湾河地铁站中间，所以我不喜欢乘搭地铁。每次我由教会返家时，都需要忍受巴士在海底隧道口塞车，但是那时我已经十分疲倦。所以我曾经考虑过转教会，不过因为不想再适应新教会生活，所以才打消这个念头；现在我可以这个原因转教会。加上教会月刊主编冯丽芳姊妹要移民，月刊会暂停制作，我在黑福最大的牵挂都消失了。这样我可以用地区远为理由转教会，既不会说谎话，也不会把另一个原因说出来。

后来我把这件事向外公开。从一些弟兄姊妹的言谈间，我知道其实他们估到我在隐瞒部份事实；但是除了一位弟兄外，其它弟兄姊妹都没有追问下去。而其它不知情的弟兄姊妹就只是听，没有再说其它。我从九八年九月开始减少在黑福出现。到十二月尾，我帮完教会打年报后，我就没有返黑福聚会了。

如果天父向我隐瞒转教会的真正原因，让我蒙在鼓里；我就不需要想办法去隐瞒事实。现在祂让我知道，一方面可以令我下定决心离开黑福，另一方面可以让我更认识天父，都未尝不是好事。后来我约了黑福弟兄姊妹去探伟仔一家，胡志茵姊妹主动和我倾谈（她平常不会这样做）；我不知道她是否作出暗示。不过我心想——如果我和她拍拖，我就不需要离开黑福啦！

总结

我由九五年八月开始返黑福聚会，到九八年十二月为止，前后大概3年左右。在这3年多的教会生活里，有喜、有悲、有苦、有乐、有怒、有笑，总而言之，是多采多姿的教会生活。不过在黑福聚会当中，天父让我学晓了很多东西：

1. 如果将在黑福当干事、帮祥哥处理教会财务事宜及帮冯丽芳姊妹打教会月刊这三件事奉作比较，我觉得在黑福当干事的表现是最差的。原因除了是因为要令IRIS发恶梦之外，另外一个原因是受到张牧师的说话影响，使我觉得干事根本不是事奉，而是工作，使我的工作表现甚至比我在私人公司的工作表现更差。这使我思想到事奉不应该指一种工作，应该指一种心态。无论我们是否在基督教机构工作，只要我们以事奉神的心态工作，这样其实已经是事奉。

2. 可能是当干事关系，使我见到教牧同工的行事为人；所以他们的讲道我通常都不听。一方面除了是因为他们有时藉讲道攻击人外，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讲道内容和他们的行为根本不一致。在黑福3年多的时间里，最影响我的反而是曾先生和HELEN，当我在诗班里得到曾先生的爱心教导、在聚餐里见到HELEN怎样服事老人家及见到他们对事奉的认真。虽然他们没有对我说甚么，但是他们已经影响着我对事奉的态度。这使我思想到其实身教比言教更有果效。

3. 我亲身经历到神的公义。贪恋钱财而伤害肢体的，他们的钱财反而更少；帮助弟兄姊妹伤害同工的牧者，弟兄姊妹反而伤害他；不肯对自己所说的话负责任的，要受更严重的责任；为自己争取所无的，反而失去自己所有的。后来据何姑娘所讲，干事杨志忠先生的工作表现比我更差，而且常常针对何姑娘；使她吃了不少苦头。虽然她没有辞职，但是她不会比张杨二人好过，神的公义是不会因人的安排而有所偏差的。